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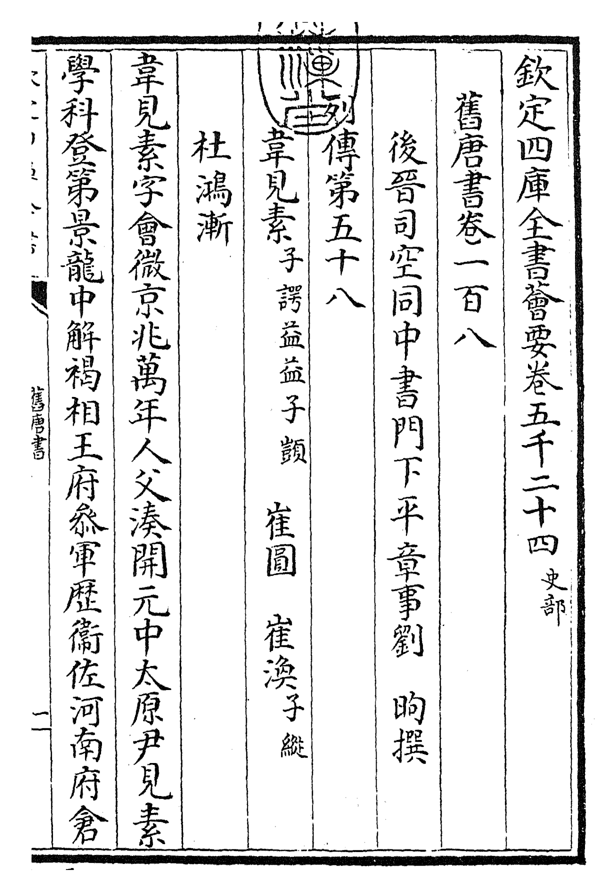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八九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舊唐書卷一百八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五十八

韋見素子諤益益子顗　崔圓　崔渙子縱

杜鴻漸

韋見素字會微京兆萬年人父湊開元中太原尹見素學科登第景龍中解褐相王府叅軍歷衛佐河南府倉

曹丁父憂服闋起為大理寺丞襲爵彭城郡公坐事出為坊州司馬入為庫部員外郎加朝散大夫歷右司兵部二員外左司兵部二郎中遷諫議大夫天寶五年充江西山南黔中嶺南等黜陟使觀省風俗彈糺長吏所至肅然使還拜給事中駮正繩違頗振臺閣舊典尋檢校尚書工部侍郎改右丞九載遷吏部侍郎加銀青光禄大夫見素仁恕長者意不忤物及典選累年銓敘平允人士稱之時右相楊國忠用事左相陳希烈畏其權

寵凡事唯諾無敢發明𤣥宗頗知之聖情不悅天寶十三年秋霖雨六十餘日京師廬舍垣墉頹毀殆盡凡一十九坊汙潦天子以宰輔或未稱職見此咎徵命楊國忠精求端士時兵部侍郎吉溫方承寵遇上意用之國忠以溫祿山賔佐懼其威權奏寢其事國忠訪於中書舍人竇華宋昱等華昱言見素方雅柔而易制上亦以經事相王府有舊恩可之其年八月拜武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集賢院學士知門下省事代陳希烈

見素既爲國忠引用心德之時祿山與國忠爭寵兩相猜嫌見素亦無所是非署字而已遂至凶胡犯順不措一言十五年六月哥舒翰兵敗桃林潼關不守是月玄宗蒼黄出幸莫知所詣楊國忠以身領劒南旄鉞請幸成都見素與國忠御史大夫魏方進遇上於延秋門便扈從之咸陽翌日次馬嵬驛軍士不得食流言不遜龍武將軍陳玄禮懼其亂乃與飛龍馬家李護國謀於皇太子請誅國忠以慰士心是日玄禮等禁軍圍行宫盡

誅楊氏見素遁走為亂兵所傷衆呼曰勿傷韋相識者救之獲免上聞之令壽王瑁宣慰賜藥傅瘡䰟方進為亂兵所殺是日朝士獨見素一人是夜宿馬嵬上命見素子京兆府司錄參軍諤為御史中丞充置頓使凌晨將發六軍將士曰國忠反叛不可更往蜀川請之河隴或言靈武太原或云還京議者不一上意在劒南慮違士心無所言諤曰還京須有捍賊之備今兵馬數少恐非萬全不如且至扶風徐圖去就上詢于衆衆以為然

乃令皇太子後殿上至扶風郡從駕諸軍各圖去就頗
出醜言陳玄禮不能制上聞之憂懼會益州貢春綵十
萬疋乃以其綱使潁陽尉劉景温為監察御史其綵悉
陳於廷召六軍將士等入上謂之曰卿等皆國之功臣
勲勞素著朕之優賞常亦不輕逆胡負恩事須迴避甚
知卿等不得别父母妻子朕亦不及辭九廟言發涕流
又曰朕今須幸蜀蜀路險狹人若多往恐難祗供今有
此綵卿等即宜分取各自圖去就朕自有子弟中官等

相隨便與卿等訣别衆咸俯伏號泣曰死生從陛下上良久曰去住聽卿自便自是醜言方息七月至巴西郡以見素兼左相武部尚書數日至蜀郡加金紫光禄大夫進封豳國公與一子五品官是月皇太子即位於靈武道路艱澁音驛未通八月肅宗使至始知靈武即位詔命見素與宰臣房琯賫傳國寶玉册奉使靈武宣傳誥命便行册禮將行上皇謂見素等曰皇帝自幼仁孝與諸子有異朕豈不知往十三年已有傳位之意屬其

歲水旱左右勸朕且俟豐年爾來便屬祿山構逆方隅震擾未遂此心昨發馬嵬亦有處分今皇帝受命朕心頓如釋負勞卿等遠去勉輔佐之多難興王自古皆有卿等乃心王室以宗社為念早定中原吾之望也見素等悲泣不自勝仍以見素子諤及中書舍人賈至充册禮使判官時肅宗已迴幸順化郡九月見素等至册禮畢從幸彭原郡肅宗在東宮素聞房琯名重故虛懷以待以見素常附國忠禮遇稍薄明年至鳳翔三月除左

僕射罷知政事以憲部尚書致仕苗晉卿代為左相初肅宗在鳳翔喪亂之後綱紀未立兵吏三銓簿籍煨燼南曹選人文符悉多偽濫上以兇醜未滅且示招懷據到注擬一無檢括見素曰臣典選歲久周知此弊今寰區未復員闕不多若摠無條綱恐難持久上然之未暇釐革及還京選人數千補授無所喧訴于朝由是行見素之言及房琯以敗軍左降崔圓崔渙等皆罷知政事上皇所命宰臣無知政事者五月遷見素太子太師十

一月肅宗自右輔還京詔見素入蜀奉迎太上皇十二月上皇至京師肅宗御樓大赦見素以奉上皇幸蜀功加開府儀同三司食實封三百户上元中以足疾上表請致仕許之寶應元年十二月卒年七十六贈司空謚曰忠貞喪事官給子倜諤益暫倜諤皆位至給事中益終刑部員外郎暫終秘書丞倜子頌益子顗字周人生一歲而孤事姊稱為恭孝性嗜學尤精陰陽象緯經略風俗之書善持論有清譽少以門蔭補千牛備身自鄂

縣尉判入等授萬年尉歷御史補闕尚書郎累遷給事中尚書左丞戶部侍郎中丞吏部侍郎其在諫垣與李約李正辭迭申裨諷頗迴大政宰相裴垍李絳崔羣輩多與友善而後進之有浮名者亦遊其門以是稱有時望及李逢吉篤朋黨以專政柄而顗附麗之跡尤密頗為時人所譏然處身儉約有足多者著易蘊解推演潛亢終始之義甚有奥旨寶歷元年七月卒贈禮部尚書

崔圓清河東武城人也後魏左僕射亮之後父景晊官

至大理評事圓少孤貧志尚閎博好讀兵書有經濟宇
宙之心開元中詔搜訪遺逸圓以鈐謀射策甲科授執
戟自負文藝獲武職頗不得意蕭炅為京兆尹薦為會
昌丞累遷司勳員外郎宰臣楊國忠遙制劒南節度使
引圓佐理乃奏授尚書郎兼蜀郡大都督府左司馬知
節度留後天寶末玄宗幸蜀郡特遷蜀郡大都督府長
史劒南節度圓素懷功名初聞國難潛使人探國忠深
旨知有行幸之計乃增修城池建置館宇儲備什器及

乘輿至殿宇牙帳咸如宿設玄宗甚嗟賞之即日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劒南節度餘如故肅宗即位玄宗命圓同房琯韋見素並赴肅宗行在所玄宗親製遺愛碑于蜀以寵之從肅宗還京以功拜中書令封趙國公賜實封五百户明年罷知政事遷太子少師留守東都㑹官軍不利於相州軍迴過洛陽所在剽掠圓弃城南奔襄陽詔削除階封尋起為濟王傅李光弼用為懷州刺史除太子詹事改汾州刺史皆以理行稱拜

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觀察使加檢校右僕射兼御史大夫轉檢校左僕射知省事大歴三年六月薨年六十四輟朝三日贈太子太師謚曰昭襄
崔渙祖玄暐神龍功臣封博陵郡王父璩文學知名位至禮部侍郎渙少以士行聞博綜經籍尤善談論累遷尚書司門員外郎天寶末楊國忠出不附已者渙出為劒州刺史天寶十五載七月玄宗幸蜀渙迎謁於路抗詞忠懇皆究理體玄宗嘉之以為得渙晚宰臣房琯又

薦之即日拜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扈從成都府肅宗靈武即位八月與左相韋見素同平章事房琯崔圓同賫冊赴行在時未復京師舉選路絶詔渙充江淮宣諭選補使以收遺逸憾於聽受為下吏所鬻濫進者非一以不稱職聞乃罷知政事除左散騎常侍兼餘杭太守江東採訪防禦使旋授正議大夫太子賓客乾元三年正月轉大理卿再遷吏部侍郎檢校工部尚書集賢院待詔性尚簡澹不交世務頗為時望所歸遷御

史大夫加税地青苗錢物使時以此錢充給京百官料
涣為屬吏希中以下估為使料上估為百官料其時為
皇城副留守張清發之詔下有司訊鞫涣無詞以對坐
是貶道州刺史大歴三年十二月壬寅以疾終子縱初
以蔭補協律郎三遷為監察御史詔擇令長於臺省除
藍田令寛明勤幹德化大行縣人為之立碑頌德轉京
兆府司録累遷金部員外郎以父貶道州刺史弃官就
養丁父憂終制又遷大理卿兼御史中丞汴西水陸運

兩稅鹽鐵等使田悅連敗走魏州嬰城自守諸道兵圍之屢乏食詔縱兼魏州四節度粮料使軍儲稍給德宗幸奉天四方握兵未有至者縱先知之潛告李懷光勸令奔命懷光從之縱乃悉斂軍財與懷光俱來調給具備懷光兵士久戰河外及次河中將還延縱之貨幣先已渡河縱謂衆曰若濟悉以分賜衆利之乃西至奉天加右庶子充使無幾拜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數奏懷光剛愎反覆宜陰備之及行幸梁州左右或短之曰縱素

善懷光今不來矣上曰他人不知縱吾可保其心不數
日縱至拜御史大夫嘗議其大體不親細事獄訢儀制
皆付之僚吏貞元元年親祠南郊為大禮使屬兵旱之
後賦入尚少縱裁定文物儉而中禮無何萬年丞源遂
為京兆尹李齊運所抑捽至死縱劾奏不行數月除吏
部侍郎尋檢校禮部尚書東畿唐汝鄧都觀察使河南
尹是時兵草甫定民耗六七縱悉心求瘼為理簡易先
是戍邊之師由洛陽者儲餼取辦於編戶縱始官備不

徵於人令五家相保俾自占告發斂以絶胥吏之私又引伊洛水以通里閈都中灌漑濟不逮爲十一二人甚安之徵拜太常卿貞元七年六月卒官年六十二謚曰忠贈吏部尚書縱孝悌修飭自立以父爲元載排抑居退十餘年左宦外府訖載得罪不求聞達初渙有寵妾鄭氏縱以母事之鄭氏性剛戾待縱不以理雖爲大僚每加笞詬縱率妻子候顔敬順不懈時以爲難

杜鴻漸故相暹之族子祖愼行益州長史父鵬舉官至

王友鴻漸敏悟好學舉進士解褐王府叅軍天寳末畧遷大理司直朔方留後支度副使肅宗北幸至平涼未知所適鴻漸與六城水運使魏少遊節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盧簡金關内鹽池判官李涵謀曰今胡羯亂常二京陷没主上南幸於巴蜀皇太子理兵於平涼然平涼散地非聚兵之處必欲制勝非朔方不可若奉殿下旬日之閒西收河隴迴紇方強與國通好北徵勁騎南集諸城大兵一舉可復二京雪社稷之恥上報明主下

安蒼生亦臣子之用心國家之大計也鴻漸即日草牋具陳兵馬招集之勢録軍資器械倉儲庫物之數令李涵賷赴平涼肅宗大悅鴻漸知肅宗發平涼於北界白草頓迎謁因勞諸使及兵士進言曰朔方天下勁兵靈州用武之處今迴紇請和吐蕃内附天下郡邑人皆堅守以待制命其中雖為賊所據亦望不日收復殿下整理軍戎長驅一舉則逆胡不足滅也肅宗然之及至靈武鴻漸與裴冕等勸即皇帝位以歸中外之望五上表

乃從鴻漸素習帝王陳布之儀君臣朝見之禮遂採摭
舊儀綿蕝其事城南設壇壝先一日具儀注草奏肅宗
曰聖君在遠寇逆未平宜罷壇場餘可其奏肅宗即位
授兵部郎中知中書舍人事尋轉武部侍郎至德二年
兼御史大夫為河西節度使涼州都督兩京平遷荆州
大都督府長史荆南節度使襄州大將康楚元張嘉延
盜所管兵據襄州城叛刺史王政遁走嘉延南襲荆州
鴻漸聞之弃城而遁澧朗硤歸等州聞鴻漸出奔皆惶

駭潛竄山谷歳餘徴拜尚書右丞吏部侍郎太常卿充禮儀使二聖晏駕鴻漸監護儀制山陵畢加光禄大夫封衛國公廣德二年代宗將享郊廟拜鴻漸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轉中書侍郎永泰元年十月劒南西川兵馬使崔旰殺節度使郭英乂據成都自稱留後卭州衙將柏貞節瀘州衙將楊子琳劒州衙將李昌巎等興兵討旰西蜀大亂明年二月命鴻漸以宰相兼充山劒副元帥劒南西川節度使以平蜀亂鴻漸心無

遠圖志氣怯懦又酷好浮圖道不喜軍戎既至成都懼旰雄武不復問罪乃以劒南節制表讓於旰時西戎寇邊關中多事鴻漸孤軍陷險兵威不振代宗不獲已從之仍以旰為劒南西川行軍司馬栢貞節為卭州刺史楊子琳為瀘州刺史各罷兵尋請入覲仍表崔旰為西川兵馬留後大歴二年詔以旰為成都尹劒南西川節度使召鴻漸還京鴻漸仍率旰同入覲代宗嘉之後知政事轉門下侍郎讓山南副元帥三年八月代王縉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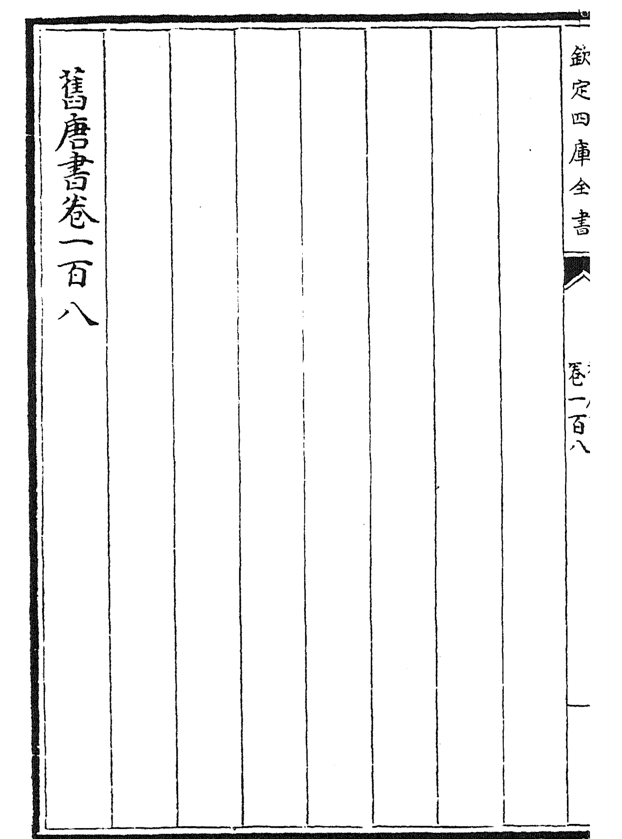
東都留守充河南淮西山南東道副元帥平章如故以疾上表乞骸骨從之竟不之任四年十一月卒贈太尉謚曰文憲輟朝三日賜物五百疋粟五百石鴻漸晚年樂於退靜私第在長興里館宇華靡賔僚宴集鴻漸悠然賦詩曰常願追禪理安能挹化源朝士多屬和之及休致後病令僧剃頂髮及卒遺命其子依胡法搭葬不多封樹冀類緇流物議哂之

史臣曰禄山狂悖已顯玄宗寵任無疑見素知國危陳

廟筭直言極諫而君不從獨正犯難而人不答出生入
死善始令終者鮮矣時論以見素取容於國忠無言匡
大政且國忠恃内戚弄重權沮林甫姦豪取其大位若
見素之孤直豈許取容葢禍胎已成政柄久紊見素入
相餘年言不從而難作雖有周孔之才其能匡救者乎
謗才辯顗儉約雅符積善之慶矣圓守文之士非禦侮
之才渙才兼行閒命與時會發言上沃主意遽致顯榮
當官屢為吏欺終及竄逐所謂可與適道未可與權縱

忠於國能於官孝於家三者備矣孰能繼之鴻漸有衛社之功非干城之責時以任崔旰為非則不然矣且旰南拒貞節北敗獻誠宜以懷來未可力制終致歸國豈非臧謀向討之即為劇賊矣然事佛徼福朋勢取容非君子之道焉

贊曰玄宗失德祿山肆逆見素竭節諸公協力



舊唐書卷一百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二十五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九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五十九

馮盎　阿史那社尒 子道真　叔祖蘇尼失　蘇尼失子忠附

契苾何力　黑齒常之　李多祚

李嗣業　白孝德

馮盎高州良德人也累代為本部大首領盎少有武略

隋開皇中為宋康令仁壽初潮成等五州獠叛盎馳至京請討之文帝勑左僕射楊素與盎論賊形勢素曰不意蠻夷中有此人大可奇也即令盎發江嶺兵擊之賊平授金紫光禄大夫仍除漢陽太守武德三年廣新二州賊帥高法澄洗寶徹等並受林士弘節度殺害隋官吏盎率兵擊破之既而寶徹兄子智臣又聚兵於新州自為渠帥盎趨往擊之兵交盎却兜鍪大呼曰爾等頗識我否賊多弃戈肉袒而拜其徒遂潰擒寶徹智臣等

嶺外遂定或有說盎曰自隋季崩離海内騷動今唐雖應運而風教未浹南越一隅未有所定公尅平五嶺二十餘州豈與趙佗九郡相比今請上南越王之號盎曰吾居南越于兹五代本州牧伯唯我一門子女玉帛吾之有也人生富貴如我殆難常恐弗克負荷以墜先業本州衣錦便足餘復何求越王之號非所聞也四年盎以南越之衆降高祖以其地為羅春白崖儋林等八州仍授盎上柱國高羅總管封吳國公尋改封越國公拜

其子智戴為春州刺史智彧東合州刺史徙封盎耿國
公貞觀五年盎來朝太宗宴賜甚厚俄而羅竇諸洞獠
叛詔令盎率部落二萬為諸軍先鋒時有賊數萬屯據
險要不可攻逼盎持弩語左右曰盡吾此箭可知勝負
連發七矢而中七人賊退走因縱兵乘之斬首千餘級
太宗令智戴還慰省之自後賞賜不可勝數盎奴婢萬
餘人所居地方二千里勤於簿領詰擿姦狀甚得其情
二十年卒贈左驍衛大將軍荆州都督

阿史那社尒突厥處羅可汗子也年十一以智勇稱於
本蕃拜為拓設建牙于磧北與欲谷設分統鐵勒紇骨
同羅等諸部在位十年無所課斂諸首領或鄙其不能
富貴社尒曰部落既豐於我便足諸首領咸畏而愛之
武德九年延陁迴紇等諸部皆叛攻破欲谷設社尒擊
之復為延陁所敗貞觀二年遂率其餘衆保于西偏依
可汗浮圖後遇頡利滅而西蕃葉護又死奚利邲咄陸
可汗兄弟爭國社尒揚言降之引兵西上因襲破西蕃

半有其國得衆十餘萬自稱都布可汗謂其諸部曰首為背叛破我國者延陁之罪也今我據有西方大得兵馬不平延陁而取安樂是忘先可汗為不孝也若天令不捷死亦無恨其酋長咸諫曰今新得西方須留鎮壓若即棄去遠擊延陁只恐葉護子孫必來復國社尒不從親率五萬餘騎討延陁於磧北連兵百餘日遇我行人劉善因立同娥設為咥利始可汗社尒部兵又苦久役多委之逃延陁因縱擊敗之復保高昌國其舊兵在

者纔萬餘人又與西蕃結隙九年率衆內屬拜左驍衛大將軍歲餘令尚衡陽長公主授駙馬都尉典屯兵於苑內十四年授行軍總管以平高昌諸人咸即受賞社尒以未奉詔旨秋毫無所取及降別勑然後受之及所取唯老弱故弊而已軍還太宗美其廉慎以高昌所得寶刀并雜綵千段賜之仍令檢校北門左屯營封畢國公十九年從太宗征遼至駐蹕陣頻遭流矢拔而又進其所部兵士人百其勇盡獲殊勲師旋兼授鴻臚卿二

十一年為崑丘道行軍大總管征龜玆明年軍次西突厥擊處蜜大破之餘衆悉降又下龜玆大撥換城虜龜玆王白訶黎布失畢及大臣那利等百餘人而還屬太宗崩請以身殉葬高宗遣使喻以先旨不許遷右衛大將軍永徽四年加位鎮軍大將軍六年卒贈輔國大將軍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起冢以象葱山仍為立碑謚曰元子道真位至左屯衛大將軍貞觀初阿史那蘇尼失者啓民可汗之母弟社尒叔祖也其父始畢可汗以為

沙鉢羅設督部落五萬家牙直靈州之西北驍雄有恩惠甚得種落之心及頡利政亂而蘇尼失所部獨不攜離突利之來奔也頡利乃立蘇尼失為小可汗及頡利為李靖所破獨騎而投之蘇尼失遂舉其衆歸國因令子忠擒頡利以獻太宗賞賜優厚拜北寧州都督右衛大將軍封懷德郡王貞觀八年卒忠以擒頡利功拜左屯衛將軍妻以宗女定襄縣主賜名為忠單稱史氏貞觀九年遷右衛大將軍永徽初封薛國公累遷右驍衛

大將軍所歷皆以清謹見稱時人比之金日磾上元初卒贈鎮軍大將軍陪葬昭陵子暕襲封薛國公垂拱中歷位司僕卿

契苾何力其先鐵勒别部之酋長也父葛隋大業中繼為莫賀咄特勒以地偪吐谷渾所居隘狹又多瘴癘遂入龜茲居于熱海之上特勒死何力時年九歲降號大俟利發至貞觀六年隨其母率衆千餘家詣沙州奉表內附太宗置其部落於甘涼二州何力至京授左領軍

將軍七年與涼州都督李大亮將軍薛萬均同征吐谷渾軍次赤水川萬均率騎先行為賊所攻兄弟皆中槍蹜馬徒步而鬬兵士死者十六七何力聞之將數百騎馳往突圍而前縱橫奮擊賊兵披靡萬均兄弟由是獲免時吐谷渾主在突淪川何力復欲襲之萬均懲其前敗固言不可何力曰賊非有城郭逐水草以為生若不襲其不虞便恐烏驚魚散一失機會安可傾其巢穴耶乃自選驍兵千餘騎直入突淪川襲破吐谷渾牙帳斬

首數千級獲駞馬牛羊二十餘萬頭渾主脫身以免俘其妻子而還有詔勞於大斗拔谷萬均乃排毀何力自稱已功何力不勝憤怒拔刀而起欲殺萬均諸將勸止之太宗聞而責問其故何力言萬均敗恧之事太宗怒將解其官迴授何力固讓曰以臣之故而解萬均恐諸蕃聞之以為陛下厚蕃輕漢轉相誣告馳競必多又夷狄無知或謂漢臣皆如此輩固非安寧之術也太宗乃止尋令北門宿衛檢校屯營事勑尚臨洮縣主十四年

為葱山道副大總管討平高昌時何力母姑臧夫人母
弟賀蘭州都督沙門並在涼府十六年詔許何力覲省
其母兼撫巡部落時薛延陁强盛契苾部落皆願從之
何力至聞而大驚曰主上於汝有厚恩任我又重何忍
而圖叛逆諸首領皆曰可敦及都督已去何故不行何
力曰我弟沙門孝而能養我以身許國終不能去也於
是衆共執何力至延陁所置於可汗牙前何力箕踞而
坐拔佩刀東向大呼曰豈有大唐烈士受辱蕃庭天地

日月顧知我心又割左耳以明志不奪也可汗怒欲殺之爲其妻所抑而止初太宗聞何力之延陁明非其本意或曰人心各樂其土何力今入延陁猶魚之得水也太宗曰不然此人心如鐵石必不背我會有使自延陁至具言其狀太宗泣謂羣臣曰契苾何力竟如何遽遣兵部侍郎崔敦禮持節入延陁許降公主求何力由是還拜右驍衛大將軍太宗既許公主於延陁行有日矣何力抗表固言不可太宗曰吾聞天子無戲言既已許

之安可廢何力曰然臣本請延緩其事不謂總停臣聞
六禮之內壻合親迎宜告延陁親來迎婦縱不敢至京
邑即當使詣靈州畏漢必不敢來論親未可有成曰既
憂悶臣又携離不盈一年自相猜忌延陁志性狠戾若
死必兩子相爭坐而制之必然之理太宗從之延陁恐
有詐竟不至靈州自後常悒悒不得志一年而死兩子
果爭權各立為主太宗征遼東以何力為前軍總管軍
次白崖城為賊所圍被矟中腰瘡重疾甚太宗自為傅

藥及拔賊城㓨末傷之者高突勃付何力自殺之何力奏言犬馬猶為其主況於人乎彼為其主致命冒白刃而刺臣是其義勇士也本不相識豈是寃讐遂捨之

二十二年為崑丘道總管擊龜茲獲其王訶黎布失畢及諸首領等太宗崩何力欲殺身以殉高宗諭而止之

永徽二年處月處蜜叛以何力為弓月道大總管討平之擒其渠帥處蜜時健俟斤合支賀等以歸顯慶二年遷左驍衛大將軍累封郕國公兼檢校鴻臚卿龍朔元

年又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九月次于鴨緑水其地即高麗之險阻莫支男生以精兵數萬守之衆莫能濟何力始至會層冰大合趨即渡兵鼓譟而進賊遂大潰追奔數十里斬首三萬級餘衆盡降男生僅以身免會有詔班師乃還其年九姓叛以何力為鐵勒道安撫大使乃簡精騎五百馳入九姓中賊大驚何力乃謂曰國家知汝被詿誤遂有翻動使我捨汝等過皆可自新罪在酋渠得之則已諸姓大喜共擒偽葉護及設特勒等同

惡二百餘人以歸何力數其罪而誅之乾封元年又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兼安撫大使高麗有衆十五萬屯於遼水又引靺鞨數萬據南蘇城何力奮擊皆大破之斬首萬餘級乘勝而進凡拔七城乃迴軍會英國公李勣於鴨緑水共攻辱夷大行二城破之勣頓軍於鴨緑柵何力引蕃漢兵五十萬先臨平壤勣仍繼至共拔平壤城執勇健虜其王還授鎮軍大將軍行左衛大將軍徙封涼國公仍檢校右羽林軍儀鳳二年卒贈輔國大

將軍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謚曰烈有三子明光貞明左鷹揚衛大將軍兼賀蘭都督襲爵涼國公光則天時右豹韜衛將軍為酷吏所殺貞司膳少卿

黑齒常之百濟西部人長七尺餘驍勇有謀略初在本蕃仕為達率兼郡將猶中國之刺史也顯慶五年蘇定方討平百濟常之率所部隨例送降款時定方縶左王及太子隆等仍縱兵劫掠丁壯者多被戮常之恐懼遂與左右十餘人遁歸本部鳩集亡逸共保任存山築柵

以自固旬日而歸附者三萬餘人定方遣兵攻之常之領敢死之士拒戰官軍敗績遂復本國二百餘城定方不能討而還龍朔三年高宗遣使招諭之常之盡率其衆降累轉左領軍員外將軍儀鳳中吐蕃犯邊常之從李敬玄擊之劉審禮之没賊敬玄欲抽軍却阻泥溝而計無所出常之夜率敢死之兵五百人進掩賊營吐蕃首領跋地設棄軍宵遁敬玄因此得還高宗歎其才略擢授左武衛將軍兼檢校左羽林軍賜金五百兩絹五

百疋仍充河源軍副使時吐蕃贊婆及素和貴等賊徒
三萬餘屯於良非川常之率精騎三千夜襲賊營殺獲
二千級獲羊馬數萬贊婆等單騎而遁擢常之為大使
又賞物四百疋常之以河源軍正當賊衝欲加兵鎮守
恐有運轉之費遂遠置烽戍七十餘所度開營田五千
餘頃歲收百餘萬石開糴中贊婆等屯於青海常之率
精兵一萬騎襲破之燒其糧貯而還常之在軍七年吐
蕃深畏憚之不敢復為邊患嗣聖元年遷左武衛大將

軍仍檢校左羽林軍垂拱二年突厥犯邊命常之率兵拒之躡至兩井忽逢賊三千餘衆常之見賊徒爭下馬著甲遂領二百餘騎身當先鋒直衝賊遂棄甲而散俄項賊衆大至及日將暮常之令伐木營中燃火如烽燧時東南忽有大風起賊疑有救兵相應遂狼狽夜遁以功進封燕國公三年突厥入寇朔州常之又充大總管以李多祚王九言為副追躡至黄花堆大破之追奔四十餘里賊散走磧北時有中郎將爨寶璧表請窮追餘

賊制常之與寶璧會遥為聲援寶璧以為破賊在朝夕
貪功先行竟不與常之謀議遂全軍而沒尋為周興等
誣構云與右鷹揚將軍趙懷節等謀反繫獄遂自縊而
死常之嘗有所乘馬為兵士所損副使牛師獎等請鞭
之常之曰豈可以損私馬而決官兵乎竟赦之前後所
得賞賜金帛等皆分給將士及死時甚惜之
李多祚代為靺鞨酋長多祚驍勇善射意氣感激少以
軍功歷位右羽林軍大將軍前後掌禁兵北門宿衛二

十餘年神龍初張柬之將誅張易之兄弟引多祚將籌其事謂曰將軍在北門幾年曰三十年矣柬之曰將軍擊鍾鼎食金章紫綬貴寵當代位極武臣豈非大帝之恩乎曰然又曰將軍既感大帝殊澤能有報乎大帝之子見在東宫逆豎張易之兄弟擅權朝夕危逼宗社之重於將軍誠能報恩正屬今日多祚曰苟緣王室惟相公所使終不顧妻子性命因即引天地神祇為要誓詞氣感動義形於色遂與柬之等定謀誅易之兄弟以功

進封遼陽郡王食實封八百户仍拜其子承訓爲衛尉少卿其年將有事於太廟特令多祚與安國相王登輦夾侍監察御史王覿上疏諫曰竊惟祔廟之禮在於尊祖奉先肅事之儀豈厭惟親與德伏見恩勑令安國相王與李多祚參乘且多祚夷人有功於國適可加之寵爵豈宜逼奉至尊侍帝弟而連衡與吾君而共輦誠恐萬方之人不允所望昔文帝引趙談參乘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

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於是斥而下之多祚雖無
趙談之累亦非卿相之重不自循省無聞固讓豈國之
良輔更無其人史官所書將示於後何袁盎之强諫獨
微臣之不及惟陛下詳擇焉上謂覿曰多祚雖是夷人
緣其有功委以心腹狩令侍輦卿勿復言也節愍太子
之殺武三思也多祚與羽林大將軍李千里等率兵以
從太子令多祚先至玄武樓下冀上問以殺三思之意
遂按兵不戰時有宫闈令楊思朂於樓上侍帝請拒其

先鋒多祚子瑀羽林中郎將野呼利為先軍總管思勗
挺刃斬之兵衆大沮多祚俄為左右所殺并殺其二子
籍没其家睿宗即位下制曰以忠報國典冊所稱感義
捐軀名節斯在故右羽林大將軍上柱國遼陽郡王李
多祚三韓貴種百戰餘雄廂寵禁營迺心王室仗茲誠
信翻陷誅夷頼彼神明重清姦慝永言嶽烈深合褒崇
宜追殁後之榮以復生前之命可還舊官仍宥其妻子
李嗣業京兆高陵人也身長七尺壯勇絶倫天寶初隨

募至安西頻經戰鬬于時諸軍初用陌刀咸推嗣業為能每為隊頭所向必陷節度使馬靈察知其勇健每出師令嗣業與焉累遷至中郎將天寶七載安西都知兵馬使高仙芝奉詔總軍專征勃律選嗣業與郎將田珍為左右陌刀將于時吐蕃聚十萬衆於娑勒城據山因水塹斷崖谷編木為城仙芝夜引軍渡信圖河奄至城下仙芝謂嗣業與田珍曰不午時須破此賊嗣業引步軍持長刀上山頭拋檑蔽空而下嗣業獨引一旗於絶

險處先登諸將因之齊上賊不虞漢軍𣾰至遂大潰填
溪谷投水溺死僅十八九遂長驅至勃律城擒勃律王
吐蕃公主斬藤橋以兵三千人戍於是拂林大食諸胡
七十二國皆歸國家款塞朝獻嗣業之功也由此拜右
威衛將軍十載又從平石國及破九國胡并背叛突騎
施以跳盪加特進兼本官初仙芝紿石國王約為和好
乃將兵襲破之殺其老弱虜其丁壯取金寶瑟瑟駝馬
等國人號哭因掠石國王東獻之于闕下其子逃難奔

走告於諸胡國羣胡忿之與大食連謀將欲攻四鎮仙芝懼領兵二萬深入胡地與大食戰仙芝大敗會夜雨軍解仙芝衆為大食所殺存者不過數千事窘嗣業白仙芝曰將軍深入胡地後絶救兵今大食戰勝諸胡知必乘勝而併力事漢若全軍没嗣業與將軍俱為賊所虜則何人歸報主不如馳守白石嶺早圖奔逸之計仙芝曰爾戰將也吾欲收合餘燼明日復戰期一勝耳嗣業曰愚者千慮或有一得勢危若此不可膠柱固請行

乃從之路隘人馬魚貫而奔會跋汗那兵衆先奔人及
駝馬塞路不克過嗣業持大棒前驅擊之人馬應手俱
斃胡等遁路開仙芝之獲免仙芝表其功加驃騎左金吾
大將軍及祿山反兩京陷工在靈武詔嗣業赴行在嗣
業自安西統衆萬里威令肅然所過郡縣秋毫不犯至
鳳翔謁見上曰今日得卿勝數萬衆事之濟否實在卿
也遂與郭子儀僕固懷恩等常犄角為先鋒將嗣業每
持大棒衝擊賊衆披靡所向無敵祿山之亂兩京未復

肅宗在鳳翔至德六年九月嗣業從廣平王收復京城與賊大戰于香積寺北西拒灃水東臨大川十里間軍容不斷嗣業時為鎮西北庭支度行營節度使為前軍朔方右行營節度使郭子儀為中軍關內行營節度王思禮為後軍戈鋋鼓鞞震曜山野距賊軍數里列長陣而待之賊將李歸仁初以銳師數來挑戰我師攢矢而逐之賊軍大至逼我追騎突入我營我師囂亂嗣業謂郭子儀曰今日之事惟有以身啖寇決戰於陣萬死而

兾其一生不然則我軍無孑遺矣嗣業乃脫衣徒搏執長刀立於陣前大呼當嗣業刀者人馬俱碎殺十數人陣容方駐前軍之士盡執長刀而出如墻而進嗣業先登奮命所向摧靡是時賊先伏兵於營東偵者知之元帥廣平王分廻紇鋭卒令擊其伏兵賊將大敗嗣業出賊營之背與廻紇合勢表裏夾攻自午及酉斬首六萬級塡溝壑而死者十二三賊帥張通儒安守忠李歸仁等收合殘卒東走保陜郡慶緒又命嚴莊率衆數萬赴

陜助通儒輩以拒官軍廣平王郭子儀王思禮等大軍營於陜西嗣業與子儀遇賊於新店與之力戰數合我師初勝而後敗嗣業逐急應接廻紇從南山望見官軍敗曳白旗而下徑抵賊背穿賊陣賊陣西北角先陷嗣業又率精騎前擊表裏齊進賊衆大敗走河北子儀遂收東都嗣業以功加開府儀同三司衛尉卿封虢國公食實封二百戶乾元二年諸將同圍相州是時築堤引漳水灌城經月餘城不拔是時軍無統帥諸將自圖全

人無闕志賊每出戰嗣業被堅衝突履鋒冒刃爲流矢
所中數日瘡欲愈臥於帳中忽聞金鼓之聲因而大呌
瘡中血出數升注地而卒上聞之震悼嗟惜久之詔曰
臨難忘身爲臣之大節念功加贈經國之常典故衛尉
卿兼懷州刺史充北庭行營節度使虢國公李嗣業植
操沉厚秉心忠烈懷幹時之勇略有戡難之遠謀久仕
邊陲備經任使自兇渠構亂中夏不寧持感激之誠總
驍果之衆親當矢石頻立勳庸壯節可嘉將謀於百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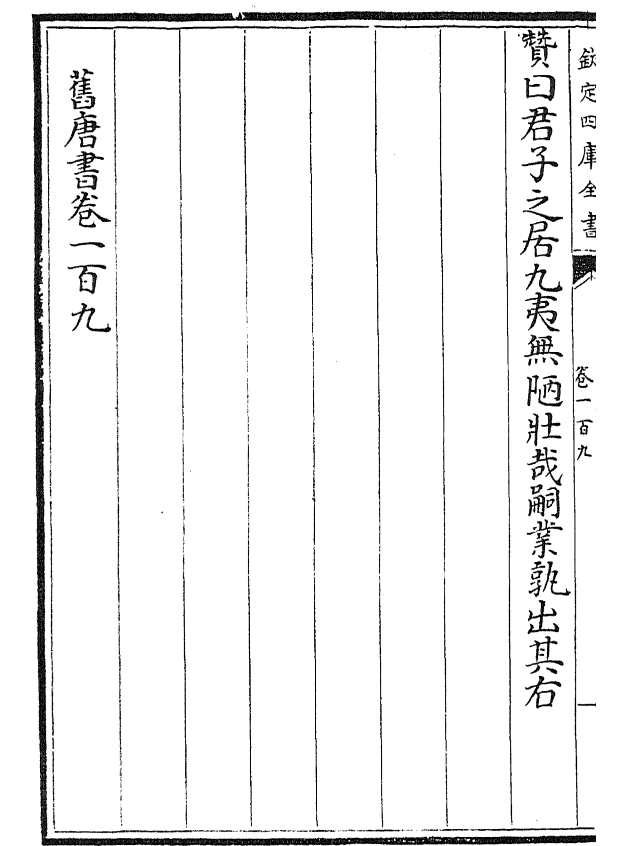
忠誠未遂空恨於九原言念其功良深憫悼死於王事禮有可加宜贈裂土之封用廣飾終之義可贈武威郡王其賻贈及緣葬事所司倍於常式仍令官給靈轝遞還所在以其子佐國襲其官爵食實封二百戸

白孝德安西胡人也驍悍有膽力乾元中事李光弼為偏裨史思明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率鐵騎五十臨城挑戰龍仙捷勇自恃舉右足加馬鬣上嫚罵光弼光弼登城望顧諸將曰孰可取者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

非大將所爲歷選其次左右曰白孝德可光弼乃招孝德前問曰可乎曰可光弼問所要幾何兵孝德曰可獨往耳光弼壯之終問所欲對曰願選五十騎於軍門爲繼兼請大軍鼓譟以增氣勢他無所用光弼撫其背以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截流而渡半濟懷恩賀曰尅矣光弼曰未及何知其尅懷恩曰觀其攬轡便辟可萬全者龍仙見其獨來甚易之足不降鬣稍近將動孝德揺手示之若使其不動龍仙不之測乃止孝德呼曰侍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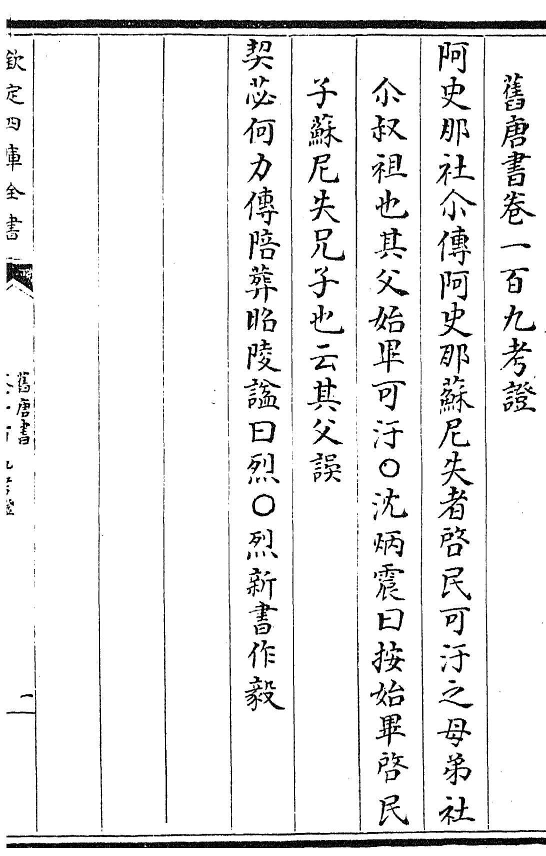
使余致辭非他也龍仙去十步與之言褻罵如初孝德息馬伺便因瞋目曰賊識我乎龍仙曰誰耶曰我國之大將白孝德也龍仙曰是何猪狗孝德發聲虓㘎持矛躍馬而搏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仙矢不暇發環走堤上孝德追及斬首携之而歸賊徒大駭其後累戰功至安西北庭行營節度鄜坊邠寧節度使歷檢校刑部尚書封昌化郡王以家難去職服闋復舊官大歷十四年九月轉太子少傅尋卒時年六十六贈太子太保

史臣曰歷代武臣壯勇出衆者有諸節行勵俗者鮮矣矧蠻夷之人乎如馮盎智勇守節社尒廉慎知足蘇尼失恩惠史忠清謹凡用兵破吐蕃谷渾勇也心如鐵石忠也不解萬均官怨也阻延陁之親智也捨高突勃之死識也立大功居顯位夙夜匪懈者何力有焉常之以私馬怨官兵與將士均賞賜古之名將無以加焉多祚忘身許國孝德壯勇立功皆三軍之傑也豈九夷之陋哉嗣業力贊中興終歿王事未可倫而擬也



贊曰君子之居九夷無陋壯哉嗣業孰出其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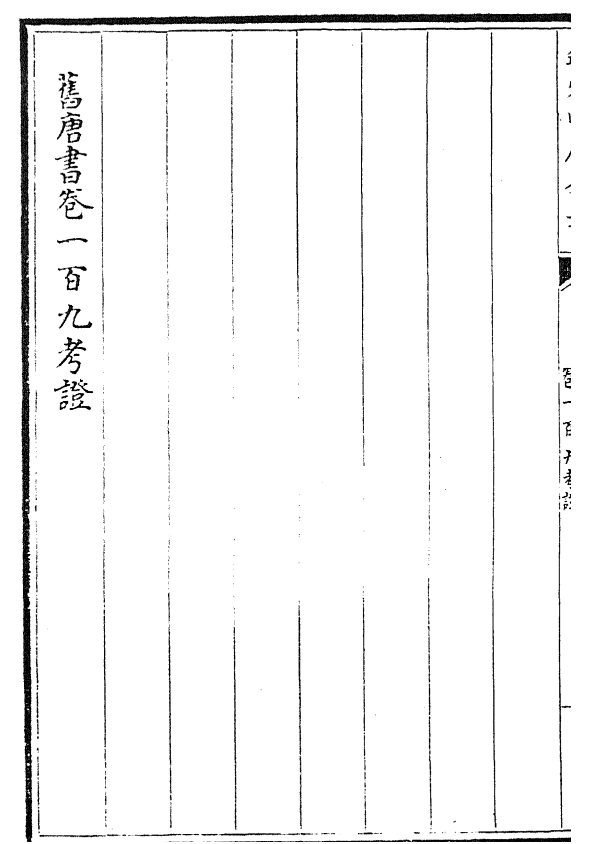
舊唐書卷一百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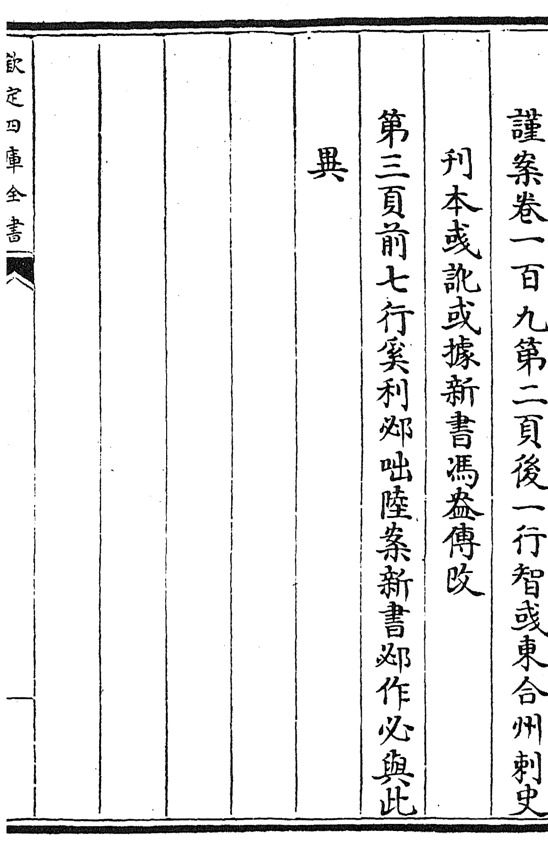
舊唐書卷一百九考證

阿史那社尒傳阿史那蘇尼失者啓民可汗之母弟社尒叔祖也其父始畢可汗○沈炳震曰按始畢啓民子蘇尼失兄子也云其父誤

契苾何力傳陪葬昭陵謚曰烈○烈新書作毅



舊唐書卷一百九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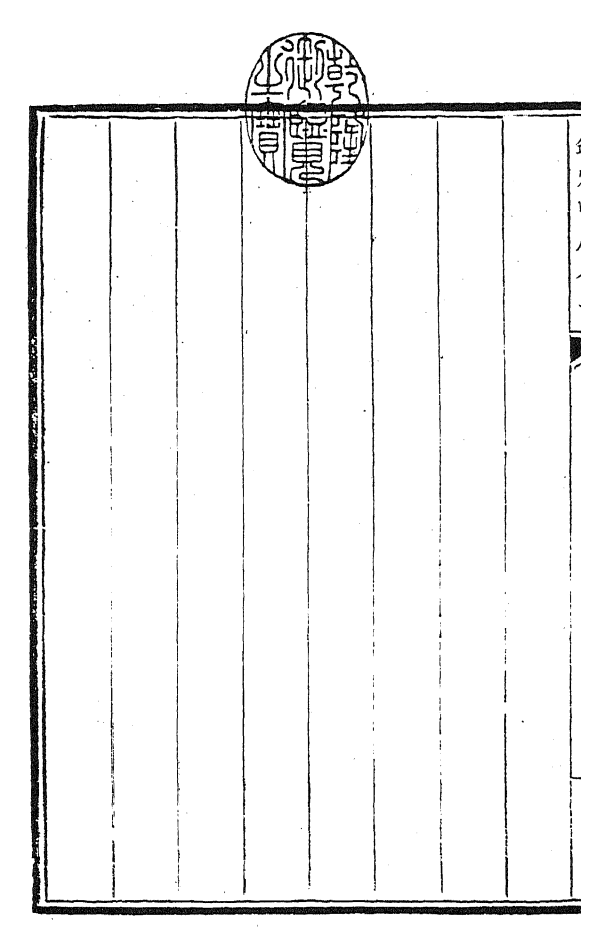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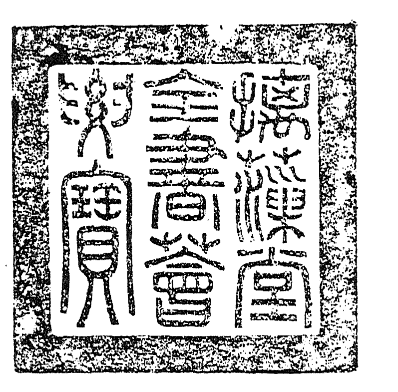
謹案卷一百九第二頁後一行智戓東合州刺史

刋本戓訛或據新書馮盎傳改

第三頁前七行奚利郯咄陸桒新書郯作必與此

異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朱　攸

謄録監生臣厲世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十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二十六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十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六十

李光弼　王思禮　鄧景山　辛雲京

李光弼營州柳城人其先契丹之酋長父楷洛開元初左羽林將軍同正朔方節度副使封薊國公以驍果聞光弼幼持節行善騎射能讀班氏漢書少從戎嚴毅有

大畧起家左衛郎丁父憂終喪不入妻室天寶初累遷左清道率兼安北都護府朔方都虞候五載河西節度王忠嗣補為兵馬使充赤水軍使忠嗣遇之甚厚常云光弼必居我位邊上稱為名將八載充節度副使封薊郡公十一載拜單于副使都護十三載朔方節度安思順奏為副使知留後事思順愛其材欲妻之光弼稱疾辭官隴右節度哥舒翰聞而奏之得還京師祿山之亂封常清高仙芝戰敗斬於潼關又以哥舒翰率師拒賊

尋命郭子儀為朔方節度收兵河西玄宗眘求良將委以河北河東之事以問子儀子儀薦光弼堪為閫寄十五載正月以光弼為雲中太守攝御史大夫充河東節度副使知節度事二月轉魏郡太守河北道採訪使以朔方兵五千會郭子儀軍東下井陘收常山郡賊將史思明以卒數萬來援常山追擊破之進收藁城等十餘縣南攻趙郡三月八日光弼兼范陽長史河北節度使拔趙郡自祿山反常山為戰場死人蔽野光弼酹其屍

而哭之為賊幽閉者出之誓平寇難以慰其心六月與
賊將蔡希德史思明尹子奇戰于常山郡之嘉山大破
賊黨斬首萬計生擒四千思明露髮跣足奔于博陵河
北歸順者十餘郡光弼以范陽祿山之巢穴將先斷之
使絶根本會哥舒翰潼關失守玄宗幸蜀人心驚駭肅
宗理兵於靈武遣中使劉智達追光弼子儀赴行在授
光弼戶部尚書兼太原尹北京留守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以景城河間之卒五千赴太原時節度王承業軍政

不修詔御史崔衆主兵於河東衆侮易承業或褁甲持槍突入承業廳事玩謔之光弼聞之素不平至是衆交兵於光弼衆以麾下來光弼出迎旌旗相接而不避光弼怒其無禮又不即交兵令收繫之頃中使至除衆御史中丞懷其勅問衆所在光弼曰衆有罪繫之矣中使以勅示光弼光弼曰今只斬侍御史若宣制命即斬中丞若拜宰相亦斬宰相中使懼遂寢之而還翌日以兵仗圍衆至碑堂下斬之威震三軍命其親屬弔之二年

賊將史思明蔡希德髙秀巖牛廷玠等四偽帥率衆十餘萬來攻太原光弼經河北苦戰精兵盡赴朔方麾下皆烏合之衆不滿萬人思明謂諸將曰光弼之兵寡弱可屈指而取太原鼓行而西圖河隴朔方無後顧矣光弼所部將士聞之皆懼議欲修城以待之光弼曰城周四十里賊垂至今興功役是未見敵而自疲矣乃躬率士卒百姓於城外作掘壕以自固作墼數十萬衆莫知所用及賊攻城於外光弼即令增壘於内壞輒補之賊

城外詬詈戲侮者光弼令穿地道一夕而擒之自此賊將行皆視地不敢逼城強弩發石以擊之賊驍將勁卒死者十二三城中長幼咸伏其勤智懦兵增氣而皆欲出戰史思明揣知之先歸留蔡希德等攻之月餘我怒而寇怠光弼率敢死之士出擊大破之斬首七萬餘級軍資器械一皆委棄賊始至及遁五十餘日光弼設小幕宿於城東南隅有急即應行過府門未嘗迴顧賊退三日決軍事畢始歸府第轉檢校司徒收清夷橫野等

軍擒賊將李弘義以歸詔曰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史大夫鴻臚卿太原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副大使薊國公光弼全德挺生英才間出干城禦侮坐甲安邊可守司空兼兵部尚書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封魏國公食實封八百戶乾元元年與關內節度使王思禮入朝勅朝官四品已上出城迎謁遷侍中改封鄭國公二年七月制曰元帥之任實屬於師貞左軍之選諒資於邦傑自非道申啟沃

學富韜鈐則何以翊分閫而專征膺鑿門而受律求諸將相允得其人司空兼侍中鄭國公光弼器識弘遠志懷沉毅緼孫吳之略有文武之材往屬艱難備彰忠勇協風雲而經始保宗社於阽危由是出備長城入扶大厦茂功懸於日月嘉績被於巖廊屬殘寇猶虞總戎有命用擇惟賢之佐式弘建親之典必能緝寧邦國協贊天人誓于丹浦之師勦彼綠林之盜載明朝奬爰籍舊勲宜副出車之命仍踐分麾之寵為天下兵馬元帥趙

王係之副知節度行營事八月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河北節度支度營田經略等使餘如故與九節度兵圍安慶緒於相州拔有日矣史思明自范陽來救屢絶糧道光弼身先士卒苦戰勝之屬大風晦冥諸將引衆而退所在剽掠唯光弼所部不散東京留守崔圓河南尹蘇震南奔襄陽郭子儀率衆屯于穀水史思明因殺安慶緒即偽位縱兵河南加光弼太尉兼中書令代郭子儀為朔方節度兵馬副元帥以東師委之左廂兵馬使

張用濟承子儀之寬懼光弼之令與諸將頗有異議欲逗留其衆光弼以數千騎出次汜水縣用濟單騎迎謁即斬於轅門諸將懾伏都兵馬使僕固懷恩先期而至初光弼次汴州聞思明悉衆且至謂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此城浹旬我必將兵來救叔冀曰諾光弼還東京思明至汴叔冀與戰不利遂與董秦梁浦劉從諫率衆降思明賊勢甚熾遣梁浦劉從諫田神功等將兵徇江淮謂之曰收得其地每人貢兩船玉帛思明乘勝而西光

弼整衆徐行至洛謂留守韋陟曰賊乘鄴下之勝再犯
王畿宜按甲以挫其鋒不利速戰洛城非禦備之所公
計若何陟曰加兵陝州退守潼關據險以待之足挫其
鋭矣光弼曰此蓋兵家常勢非用奇之策也夫兩軍相
冦貴進尺寸之間耳今委五百里而不顧是張賊勢也
若移軍河陽北阻澤潞三城以抗勝則擒之敗則自守
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則猨臂之勢也夫辨朝廷
之禮光弼不如公論軍旅之事公不如光弼陟無以應

判官韋損曰東京帝宅侍中何不守之光弼曰若守洛城汜水崿嶺皆須人守子為兵馬判官能守之乎遂移牒留守及河南尹并留司官坊市居人出城避寇空其城率軍士運油鐵諸物以為戰守之備時史思明已至偃師光弼悉軍赴河陽賊已至洛城光弼軍方至石橋日暮令秉炬徐行與賊相隨而不敢來犯乙夜入河陽三城排閱守備號令嚴明與士卒同甘苦咸誓力戰賊憚光弼威略頓兵白馬寺南不出百里西不敢犯宮闕

於河陽南築月城据壕以拒光弼十月賊攻城於中潬城西大破逆黨五千餘衆斬首千餘級生擒五百餘人溺死者大半初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為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若何光弼曰過期而救不至任棄也抱玉稟命勒兵守南城將陷抱玉紿賊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衆大喜斂軍以俟之抱玉復得繕完設備明日堅壁請戰賊怒見欺急攻之抱玉出奇兵表裏夾擊殺賊甚衆賊帥周摯領軍而退光弼自將於中潬城城

外置柵柵外大掘塹濶二丈深亦如之周摯揞南城併力攻中渾光弼命荔非元禮出勁卒於羊馬城以拒賊光弼於城東北角樹小紅旗下望賊軍賊恃衆直逼其城以車二乘載木鵝蒙衝鬬樓橦車隨其後督兵填城下塹三面各八道過其兵又當壍開柵各置一門光弼遥望賊逼城使人語荔非元禮曰中丞看賊填塹開柵過兵居然不顧何也元禮報曰太尉擬守乎擬戰乎光弼曰戰元禮曰若戰賊為我填塹復何嫌也光弼曰吾

智不及公公其勉之元禮俟柵開率其勇敢出戰一逼賊軍退走數百步元禮料敵陣堅雖出入馳突不足破賊收軍稍退以怠其冦而攻之光弼望見收軍大怒使人喚元禮欲按軍令元禮曰戰正忙喚作何物良乆令軍中鼓譟出柵門徒搏齊進賊大潰周摯復整軍押北城而下將攻之光弼遽率衆入北城登城望曰彼雖衆亂而囂不足懼也當爲公等日午而破之命出將戰及期不決謂諸將曰向來戰何處最堅而難犯或曰西北

角遽命郝玉曰爾往擊之玉曰玉步卒也請騎軍五百

翼之光弼與之三百又問何處最堅曰東南隅即命倫

惟貞以所部往擊之對曰貞蕃將也不知步戰請鐵騎

三百與之百光弼又出賜馬四十疋分給且令之曰爾

等望吾旗而戰若麾旗緩任爾觀望便宜吾旗連麾三

至地則萬衆齊入生死以之少退者斬無捨玉策馬赴

賊有一人援槍刺賊洞馬腹連刺數人一人逢賊不

戰而退光弼召不戰者斬賞援槍者絹五百疋須臾郝

玉奔歸光弼望之驚曰郝玉退吾事危矣命左右取玉頭來玉見使者曰馬中箭非敢敗也使者馳報光弼令換馬遣之玉換馬復入決死而前光弼連麾三軍望旗而進聲動天地一鼓而賊大潰斬萬餘級生擒八千餘人軍資器械糧儲數萬計臨陣擒其大將徐璜玉李秦授周摯其大將安太清走保懷州思明不知摯等敗尚攻南城光弼悉驅俘囚臨河以示之殺數十人以威之餘衆懼投河赴南岸光弼皆斬之初光弼將戰謂左右

曰戰危事勝負繫之光弼位為三公不可死於賊手苟事之不捷繼之以死及是擊賊常納短刀於靴中有決死之志城上面西拜舞三軍感動賊既敗走光弼收懷州思明來救迎擊於沁水之上又敗之賊將安太清極力拒守月餘不下光弼令僕固懷恩郝玉由地道而入得其軍號乃登陴大呼我師同登城遂拔生擒安太清周摯楊希文等送於闕下即日懷州平以功進爵臨淮郡王累加實封至一千五百户觀軍容使魚朝恩屢言

賊可滅之狀朝旨令光弼速收東都光弼屢表賊鋒尚銳請候時而動不可輕進僕固懷恩又害光弼之功潛附朝恩言賊可滅由是中使督戰光弼不獲已進軍列陣於北邙山下賊悉精銳來戰光弼敗績軍資器械並為賊所有時李抱玉亦棄河陽光弼渡河保聞喜朝旨以懷恩異同致敗優詔徵之光弼自河中入朝抗表請罪詔釋之光弼懇讓太尉遂加開府儀同三司侍中河南尹行營節度使俄復拜太尉充河南淮南山南東道

荆南等副元帥侍中如故出鎮臨淮史朝義乘邙山之勝寇申光等十三州自領精騎圍李岑於宋州將士皆懼請南保揚州光弼徑赴徐州以鎮之遣田神功擊敗之浙東賊首袁晁攻剽郡縣浙東大亂光弼分兵除討尅定江左人心乃安初光弼將赴臨淮在道舁疾而行監軍使以袁晁方擾江淮光弼兵少請保潤州以避其鋒光弼曰朝廷寄安危於我今賊雖强未測吾衆寡若出其不意當自退矣遂徑往泗州光弼未至河南也田

神功平劉展後逗留於揚府尚衡殷仲卿相攻於兗鄆來瑱旅拒於襄陽朝廷患之及光弼輕騎至徐州史朝義退走田神功遽歸河南尚衡殷仲卿來瑱皆懼其威名相繼赴闕寶應元年進封臨淮王賜鐵券圖形凌烟閣廣德初吐蕃入冦京畿代宗詔徵天下兵光弼與程元振不協遷延不至十月西戎犯京師代宗幸陜朝廷方倚光弼為援恐成嫌疑數詔問其母吐蕃退乃除光弼東都留守以察其去就光弼伺知之辭以久待勑不

至且歸徐州欲收江淮租賦以自給代宗還京二年正月遣中使往宣慰光弼母在河中密詔子儀與歸京師其弟光進與李輔國同掌禁兵委以心膂至是以光進為太子太保兼御史大夫涼國公渭北節度使上遇之益厚光弼御軍嚴肅天下服其威名每申號令諸將不敢仰視及懼朝恩之害不敢入朝田神功等皆不禀命因愧恥成疾遣衙將孫珍奉遺表自陳廣德二年七月薨於徐州時年五十七輟朝三日贈太保謚曰武穆光

弼既疾亟將吏問以後事曰吾久在軍中不得就養既為不孝子夫復何言因取己封絹布各三千足錢三千貫文分給將士部下護喪柩還京師代宗遣中官開府魚朝恩弔問其母於私第又命京兆尹第五琦監護喪事十一月葬於三原詔宰臣百官祖送於延平門外母李氏有鬚數十莖長五六寸以子貴封韓國太夫人二子皆節制一品光弼十年間三入朝與弟光進在京師雖與光弼異母性亦孝弟雙旌在門鼎味就養甲第並

開往來追歡極一時之榮

王思禮營州城傍高麗人也父虔威為朔方軍將以習戰聞思禮少習戎旅隨節度使王忠嗣至河西與哥舒翰對為押衙及翰為隴右節度使思禮與中郎周泌為翰押衙以拔石堡城功除右金吾衛將軍充關西兵馬使兼河源軍使十一載加雲麾將軍十二載翰征九曲思禮後期欲引斬之續使命釋之思禮徐言曰斬則斬却喚何物諸將皆壯之十三年吐谷渾蘇毗王歘塞詔

翰至磨環川應接之思禮墜馬損脚翰謂中使李大宜曰思禮既損脚更欲何之十四載六月加金城太守祿山反哥舒翰為元帥奏思禮加開府儀同三司兼太常卿同正員充元帥府馬軍都將每事獨與思禮決之十五載二月思禮白翰謀殺安思順父元貞於紙隔上密語翰請抗表誅楊國忠翰不應復請以三十騎劫之橫馱來潼關殺之翰曰此乃翰反何預祿山事六月潼關失守思禮西赴行在至安化郡思禮與呂崇賁李承光

並引於纛下責以不能堅守並從軍令或救之可收後効遂斬承光而釋思禮崇貴與房琯為副使便橋之戰又不利除為關内節度使尋遣守武功賊將安守忠及李歸仁安泰清來戰思禮以其衆退守扶風賊兵分至大和關去鳳翔五十里王師大駭鳳翔戒嚴中官及朝官皆出其孥上使左右巡御史虞候書其名乃止遂命司徒郭子儀以朔方之衆擊之而退至德二年九月思禮從元帥廣平王收西京既破賊思禮領兵先入景清

宮又從子儀戰陜城曲沃新店賊軍既敗收東京思禮又於絳郡破賊六千餘衆器械山積牛馬萬計遷戶部尚書霍國公食實封三百户乾元二年與子儀等九節度圍安慶緒於相州思禮領關内及潞府行營步卒三萬馬軍八千大軍潰唯思禮與李光弼兩軍獨全及光弼鎮河陽制以思禮為太原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兼御史大夫貯軍糧百萬器械精鋭尋加守司空自武德已來三公不居宰輔唯思禮而已上元二年四月以

疾甍輟朝一日贈太尉諡曰武烈命鴻臚卿監護喪事思禮長於支計短於用兵然立法嚴整士卒不敢犯時議稱之

鄧景山曹州人也文吏見稱天寶中自大理評事至監察御史至德初擢拜青齊節度使遷揚州長史淮南節度為政簡肅聞於朝廷居職四年會劉展作亂引平盧副大使田神功兵馬討賊神功至揚州大掠居人資産鞭笞發掘略盡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數千人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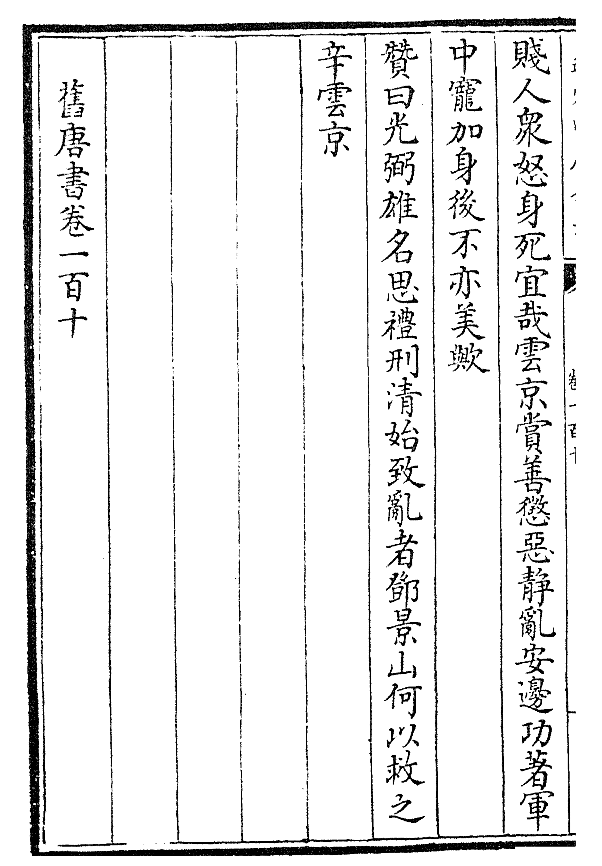
元二年十月追入朝拜尚書左丞太原尹北京留守王思禮軍儲豐實其外又別積米萬石奏請割其半送京師屬思禮薨以管崇嗣代之委任左右失於寬緩數月之間費散殆盡唯存陳爛萬餘石上聞之即日召景山代崇嗣及至太原以鎮撫紀綱為已任檢覆軍吏隱没者衆懼有一偏將抵罪當死諸將各請贖其罪景山不許其弟請以身代其兄又不許弟請納馬一疋以贖兄罪景山許其減死衆咸怒謂景山曰我等人命輕如一

馬步軍衆憤怒遂殺景山上以景山統馭失所不復驗其罪遣使諭之軍中因請以都知兵馬使代州刺史辛雲京為節度使從之

辛雲京者河西之大族也代掌戎旅兄弟數人並以將帥知名雲京有膽略志氣剛決不畏强禦每在戎行以擒生斬馘為務累建勲勞官至北京都知兵馬使代州刺史鄧景山統馭失所為軍士所殺請雲京為節度使因授兼太原尹以北門委之雲京質性沉毅部下有犯

令者不貸絲毫其賞功効亦如之故三軍整肅迴紇恃舊勲每入漢界必肆狼貪至太原雲京以戎狄之道待之虜畏雲京不敢惕息數年間太原大理無烽警之虞累加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大歴三年八月庚午薨上追悼發哀為之流涕冊贈太尉輟朝三日謚曰忠獻後宰臣子儀元載等見上言及雲京泫然久之十一月葬命中使弔祭時宰相及諸道節度使祭者凡七十餘幄

史臣曰凡言將者以孫吳韓白為首如光弼至性居喪人子之情顯矣雄才出將軍旅之政肅然以奇用兵以少敗衆將今比古詢事考言彼四子者或有慙德邙山之敗閫外之權不專徐州之留君側之人伺隙失律之尤雖免匪躬之義或虧令名不全良可惜也然閫外之事君側之人得不慎諸思禮法令嚴整儲廩豐盈節制之才固不易得景山始以文吏或有虛名仗鉞揚州召匪人而劫掠士庶分茅弁部持小法而全昧機權貴馬



賊人衆怒身死宜哉雲京賞善懲惡靜亂安邊功著軍中寵加身後不亦美歟

贊曰光弼雄名思禮刑清始致亂者鄧景山何以救之辛雲京

舊唐書卷一百十

舊唐書卷一百十考證

李光弼傳屬大風晦冥諸將引衆而退所在剽掠惟光弼所部不散〇臣德潛按此乾元二年八月文也肅宗本紀相州之敗在乾元二年三月通鑑綱目俱同此應誤

即日懷州平以功進爵臨淮郡王〇臣德潛按封王賜鐵券在寶應元年此臨淮郡公非王也

舊唐書卷一百十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二十七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十一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六十一

崔光遠　房琯子孺復　從子式

張鎬　高適　暢璀

崔光遠滑州靈昌人也本博陵舊族祖敬嗣好樗蒱飲酒則天初為房州刺史中宗為廬陵王安置在州官吏

多無禮度敬嗣獨以親賢待之供給豐贍中宗深德之
及登位有益州長史崔敬嗣既同姓名每進擬官皆御
筆超拜之者數四後引與語始知誤寵訪敬嗣已卒乃
遣中書令韋安石授其子汪官汪嗜酒不堪職任且受
洛州司功又改五品光遠即汪之子雖無學術頗有祖
風勇決任氣身長六尺餘目睛白黑分明少歷任州縣
開元末為蜀州唐安令與楊國忠以博徒相得累遷至
左贊善大夫天寶十一載京兆尹鮮于仲通舉光遠為

長安令十四載遷京兆少尹其載使吐蕃弔祭十五載五月使迴十餘日潼關失守玄宗幸蜀詔留光遠為京兆尹兼御史中丞充西京留守採訪使駕發百姓亂入宮禁取左藏大盈庫物既而焚之自日及午火勢漸盛亦有乘驢上紫宸興慶殿者光遠與中官將軍邊令誠號令百姓救火又募人攝府縣官分守之殺十數人方令使其息東見祿山祿山大悅偽勑復本官先是祿山已令張休攝京兆尹十餘日既得光遠歸欵召休歸洛

八月同羅背祿山以廐馬二千出至滻水孫孝哲安神威從而召之不得神威懼而憂死府縣官吏驚走獄囚皆空光遠以為賊且逃矣命所由守神威孝哲以光遠之狀報祿山光遠閉府門斬為盜曳落河二人遂與長安令蘇震等同出至開遠門使人前謂門官曰尹廵諸門門官具器仗以迎至則皆斬之領府縣官千餘人於京西號令百姓赴召者百餘人夜過咸陽遂達靈武上喜之擢拜御史大夫兼京兆尹仍使光遠於渭北召集

人吏之歸順者嘗有賊剽掠涇陽縣界於僧寺中椎牛釃酒連夜酣飲去光遠營四十里光遠偵知之率馬步二千乙夜趨其所賊徒多醉光遠領百餘騎持滿扼其要分命驍勇持陌刀呼而斬之殺賊徒二千餘人虜馬千疋俘其渠酋一人賊中以光遠勇勁常避其鋒及扈從還京論功行賞制曰持節京畿採訪計會招召宣慰處置等使崔光遠毀家成國致命前矛可特進行禮部尚書封鄴國公食實封三百户乾元元年兼御史大夫

五月為河南節度使八月代張鎬為汴州刺史兼本州防禦使十二月代蕭華為魏州刺史充魏州節度使初司徒郭子儀與賊戰於汲郡光遠率汴師千人渡河援之及代蕭華入魏州使將軍李處崟拒賊賊大至連戰不利子儀怒不救處崟遂敗奔還賊逐處崟至城下反間之曰處崟召我來何為不出光遠乃腰斬處崟處崟善戰有勇衆皆倚之及使人用危懼魏州城自祿山反袁知泰能元皓等皆繕完之甚為堅峻光遠不能守遂

夜潰圍而出度河而還肅宗不之罪除太子少保襄州將士康楚元張嘉延率衆為亂陷荆襄澧朗等州以光遠兼御史大夫持節荆襄招討仍充山南東道處置兵馬都使三年除鳳翔尹充本府及秦隴觀察使先是岐隴吏人郭愔等為土賊掠州縣為五堡光遠使判官監察御史嚴侁召而降之光遠在官好蒱酒晚年不親戎事上元元年冬愔等潛連党項及奴刺突厥敗韋倫於秦隴殺監軍使擊黄戍肅宗追還以李鼎代之二年兼

成都尹充劒南節度營田觀察處置使仍兼御史大夫及段子璋反東川節度使李奐敗走投光遠率將花驚定等討平之將士肆其剽刼婦女有金銀臂釧兵士皆斷其腕以取之亂殺數千人光遠不能禁肅宗遣監軍官使按其罪光遠憂恚成疾上元二年十月卒

房琯河南人天后朝正議大夫平章事融之子也琯少好學風儀沉整以門廕補弘文生性好隱遁與東平呂向於陸渾伊陽山中讀書為事凡十餘歳開元十二年

玄宗將封岱岳琯撰封禪書一篇及牋啓以獻中書令
張説奇其才奏授秘書省校書郎調補同州馮翊尉無
幾去官應堪任縣令舉授虢州盧氏令政多惠愛人稱
美之二十二年拜監察御史其年坐鞫獄不當貶睦州
司户歴慈溪宋城濟源縣令所在為政多興利除害繕
理廨宇頗著能名天寶元年拜主客員外郎三年遷試
主客郎中五年正月擢試給事中賜爵漳南縣男時玄
宗企慕古道數遊幸近甸乃分新豐縣置會昌縣於驪

山下尋改會昌為昭應縣又改溫泉宮為華清宮於宮所立百司廨舍以琯雅有巧思令充使繕理事未畢坐與李適之韋堅等善貶宜春太守歷琅邪鄴郡扶風三太守所至多有遺愛十四年徵拜左庶子遷憲部侍郎十五年六月玄宗蒼黃幸蜀大臣陳希烈張倚等銜於失恩不時赴難琯結張均張垍兄弟與韋述等行至城南十數里山寺均垍同行皆以家在城中逗留不進琯獨馳蜀路七月至普安郡謁見玄宗大悅即日拜文部

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紫金魚袋從幸成都加銀青光禄大夫仍與一子官其年八月與左相韋見素門下侍郎崔渙等奉使靈武册立肅宗至順化郡謁見陳上皇傳付之旨因言時事詞情慷慨肅宗為之改容時潼關敗將王思禮吕崇賁李承光等引於纛下將斬之琯從容救諫獨斬承光而已肅宗以琯素有重名傾意待之琯亦自負其才以天下為己任時行在機務多決之於琯凡有大事諸將無敢預言尋抗疏自請將兵以

誅寇孽收復京都肅宗望其成功許之詔加持節招討西京兼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等使乃與子儀光弼等計會進兵琯請自選叅佐乃以御史中丞鄧景山為副戶部侍郎李揖為行軍司馬中丞宋若思起居郎知制誥賈至右司郎中魏少遊為判官給事中劉秩為叅謀既行又令兵部尚書王思禮副之琯分為三軍遣楊希文將南軍自宜壽入劉悊將中軍自武功入李光進將北軍自奉天入琯自將中軍為前鋒十月庚子師

次便橋辛丑二軍先遇賊於咸陽縣之陳濤斜接戰官軍敗績時琯用春秋車戰之法以車二千乘馬步夾之既戰賊順風揚塵鼓譟牛皆震駭因縛芻縱火焚之人畜撓敗為所傷殺者四萬餘人存者數千而已癸卯琯又率南軍即戰復敗希文劉貹並降於賊琯等奔赴行在肉袒請罪上並宥之琯好賔客喜談論用兵素非所長而天子採其虛聲冀成實効琯既自無廟勝又以虛名擇將吏以至於敗琯之出師戎務一委於李揖劉秩

秩等亦儒家子未嘗習軍旅之事琯臨戎謂人曰逆黨曳落河雖多豈能當我劉秩等及與賊對壘琯欲持重以伺之為中使邢延恩等督戰蒼黄失據遂及於敗上猶待之如初仍令收合散卒更圖進取會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自河南至詔授南海太守攝御史大夫充嶺南節度使中謝肅宗謂之曰朕處分房琯與卿正大夫何為攝也進明對曰琯與臣有隙上以為然進明因奏曰陛下知晉朝何以至亂上曰卿有說乎進明曰晉朝以

好尚虛名任王夷甫為宰相祖習浮華故至於敗今陛
下方興復社稷當委用實才而琯性疎闊徒大言耳非
宰相器也陛下待琯至厚以臣觀之琯終不為陛下用
上問其故進明曰琯昨於南朝為聖皇制置天下乃以
永王為江南節度潁王為劒南節度盛王為淮南節度
制云命元子北略朔方命諸王分守重鎮且太子出為
撫軍入曰監國琯乃以枝庶悉領大藩皇儲反居邊鄙
此雖於聖皇似忠於陛下非忠也琯立此意以為聖皇

諸子但一人得天下即不失恩寵又各樹其私黨劉秩李揖劉彙鄧景山竇紹之徒以副戎權推此而言琯豈肯盡誠於陛下乎臣欲正衙彈劾不敢不先聞奏上由是惡琯詔以進明為河南節度兼御史大夫崔圓本蜀中拜相肅宗幸扶風始來朝謁琯意以為圓纔到當即免相故待圓禮薄圓厚結李輔國到後數日頗承恩渥亦憾於琯琯又多稱病不時朝謁於政事簡惰時議以兩京陷賊車駕出次外郊天下人心惴恐當主憂臣辱

之際此時琯為宰相略無匪懈之意但與庶子劉秩諫
議李揖何忌等高談虛論說釋氏因果老子虛無而已
此外則聽董庭蘭彈琴大招集琴客筵宴朝官往往因
庭蘭以見琯自是亦大招納貨賄姦贓頗甚顏真卿時
為大夫彈何忌不孝琯既黨何忌遽託以酒醉入朝貶
為西平郡司馬憲司又奏彈董庭蘭招納貨賄琯入朝
自訴上叱出之因歸私第不敢關預人事諫議大夫張
鎬上疏言琯大臣門客受贓不宜見累二年五月貶為

太子少師仍以鎬代琯為宰相其年十一月從肅宗還京師十二月大赦策勳行賞加琯金紫光祿大夫進封清河郡公琯既在散位朝臣多以為言琯亦常自言有文武之用合當國家驅策冀蒙任遇又招納賔客朝夕盈門遊其門者又將琯言議暴揚於朝琯又多稱疾上頗不悅乾元元年六月詔曰崇黨近名實為害政之本黜華去薄方啓至公之路房琯素表文學夙推名器由是累階清貴致位台衡而率情自任怙氣恃權虛浮簡

徼者進為同人温讓謹令者捐於異路所以輔佐之際
謀猷匪弘頃者時屬艱難擢居將相朕永懷反席冀有
成功而喪我師徒既虧制勝之任升其親友悉彰浮誕
之迹曾未踰時遽從敗績自合首明軍令以謝師旅猶
尚矜其萬死擢以三孤或云縁其切直遂見斥退朕示
以堂案令觀所以咸知乖舛曠於政事誠宜効兹忠懇
以奉國家而乃多稱疾疹莫申朝謁郤犨為政曾不疾
其迂迴亞夫事君翻有懷於鬱怏又與前國子祭酒劉

秩前京兆少尹嚴武等潛為交結輕肆言談有朋黨不公之名違臣子奉上之體何以儀刑王國訓導儲闈但以嘗踐台司未忍致之于理況秩武遽更相尚同務虛求不議典章何成沮勸宜從貶秩俾守外藩琯可邠州刺史秩可閬州刺史武可巴州刺史散官封如故並即馳驛赴任庶各增修朕自臨御寰區薦延多士常思聿求賢哲共致雍熙深嫉比周之徒虛偽成俗今茲所譴實屬其辜猶以琯等妄自標持假延浮稱雖周行具悉

恐流俗多疑所以事必縷言蓋欲人知不濫凡百卿士宜悉朕懷時邠州久屯軍旅多以武將兼領刺史法度隳廢州縣廨宇並為軍營官吏侵奪百姓室屋以居人甚獘之琯到任舉陳令式令州縣恭守又緝理公館寮吏各歸官曹頗著政聲二年六月詔褒美之徵拜太子賓客上元元年四月改禮部尚書尋出為晉州刺史八月改漢州刺史琯長子乘自少兩目盲琯到漢州廼厚結司馬李銳以財貨乘聘銳外甥女盧氏時議薄其無

士行寶應二年四月拜特進刑部尚書在路遇疾廣德元年八月四日卒於閬州僧舍時年六十七贈太尉孺復琯之孽子也少黠慧年七八歲即粗解綴文親黨奇之稍長狂疎傲慢任情縱欲年二十淮南節度陳少遊辟為從事多招陰陽巫覡令揚言已過三十必為宰相德宗幸奉天包佶掌賦於揚州少遊將抑奪之佶聞而奔出少遊方遣人劫佶令迴孺復請行會佶已過江南乃還及少遊卒浙西節度韓滉又辟入幕其長兄宗偃

先貶官嶺下而卒及喪柩到揚州孺復未嘗弔初娶鄭
氏惡賤其妻多畜婢僕妻之保母累言之孺復乃先具
棺櫬而集家人生斂保母遠近驚異及妻在產蓐三四
日遽令上船即路數日妻遇風而卒孺復以宰相子年
少有浮名而奸惡未甚露累拜杭州刺史又娶台州刺
史崔昭女崔妬悍甚一夕杖殺孺復侍兒二人埋之雪
中觀察使聞之詔發使鞫案有實孺復坐貶連州司馬
仍令與崔氏離異孺復久之遷辰州刺史改容州刺史

本管經略使乃潛與妻往來久而上疏請合詔從之二歲餘又奏與崔氏離異其為取捨恣逸不顧禮法也如此貞元十三年九月卒時年四十二式琯之姪舉進士李泌觀察陝州辟為從事泌入為相累遷起居郎出入泌門為其耳目及泌卒再除忠州刺史韋皐表為雲南安撫使兼御史中丞皐卒詔除兵部郎中屬劉闢反式留不得行性便佞又懼闢每於座中數贊闢之德美比之劉備同陷於賊者皆惡之高崇文既至成都式與王

良士崔從盧士玟等白衣麻屩銜土請罪崇文寬禮之乃表其狀尋除吏部郎中時河朔節度劉濟王士真張茂昭皆以兵壯氣豪相持短長屢以表聞迭請加罪上欲止其兵李吉甫薦式為給事中將命于河朔式歷使諸鎮諷諭之還奏愜旨除陝虢觀察使兼御史中丞轉河南尹時討王承宗於鎮州配河南府饋運車四千兩式表以凶旱人貧力微難以徵發憲宗可其奏既免力役人懷而安之明年移授宣歙池觀察使元和七年七

月卒贈左散騎常侍

張鎬博州人也風儀魁岸廓落有大志涉獵經史好談王霸大略少時師事吳兢兢甚重之後遊京師端居一室不交世務性嗜酒好琴常置座右公卿或有邀之者鎬杖策徑往求醉而已天寶末楊國忠以聲名自高搜天下奇傑聞鎬名召見薦之自褐衣拜左拾遺及祿山阻兵國忠屢以軍國事咨於鎬鎬舉贊善大夫來瑱可當方面之寄數月玄宗幸蜀鎬自山谷徒步扈從肅宗

即位玄宗遣鎬赴行在所鎬至鳳翔奏議多有弘益拜諫議大夫尋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供奉僧在内道場晨夜念佛動數百人聲聞禁外鎬奏曰臣聞天子修福要在安養蒼生靖一風化未聞區區僧教以致太平伏願陛下以無為為心不以小乘而撓聖慮肅宗甚然之時方興軍戎帝注意將帥以鎬有文武才尋命兼河南節度使持節都統淮南等道諸軍事鎬既發會張巡宋州圍急倍道兼進傳檄濠州刺史閭丘曉

引兵出救曉素愎戾馭下少恩好獨任己及鎬信至畧無稟命又慮兵敗禍及於己遂逗遛不進鎬至淮口宋州已陷鎬怒曉即杖殺之及收復兩京加鎬銀青光禄大夫封南陽郡公詔以本軍鎮汴州招討殘孽時賊帥史思明表請以范陽歸順鎬揣知其偽恐朝廷許之手書密表奏曰思明兇竪因逆竊位兵强則衆附勢奪則人離包藏不測禽獸無異可以計取難以義招伏望不以威權假之又曰滑州防禦使許叔冀性狡多謀臨難

必變望追入宿衛肅宗討意已定表入不省鎬為人簡澹不事中要會有宦官自范陽及滑州使還者皆言思明叔冀之誠懿肅宗以鎬不切事機遂罷相位授荊州大都督府長史後思明叔冀之偽皆符鎬言尋徵為太子賓客改左散騎常侍屬嗣岐王珍被誣告構逆伏法鎬買珍宅坐累貶辰州司戶代宗即位推恩海內拜撫州刺史遷洪州刺史饒吉等七州都團練觀察等使尋正授江南西道都團練觀察等使廣德二年九月卒鎬

自入仕三十年致位宰相居身清廉不營資産謙恭下士善談論多識大體故天下具瞻雖考秩至淺推為舊德云

高適者渤海蓨人也父從文位終韶州長史適少濩落不事生業家貧客於梁宋以求丐取給天寶中海內事干進者注意文詞適年過五十始留意詩什數年之間體格漸變以氣質自高每吟一篇已為好事者稱誦宋州刺史張九臯深奇之薦舉有道科時右相李林甫擅

權薄於文雅唯以舉子待之解褐汴州封丘尉非其好也乃去位客遊河右河西節度哥舒翰見而異之表為左驍衛兵曹充翰府掌書記從翰入朝盛稱之於上前祿山之亂徵翰討賊拜適左拾遺轉監察御史仍佐翰守潼關及翰兵敗適自駱谷西馳奔赴行在及河池郡謁見玄宗因陳潼關敗亡之勢曰僕射哥舒翰忠義感激臣頗知之然疾病沉頓智力將竭監軍李大宜與將士約為香火使倡婦彈箜篌琵琶以相娛樂樗蒱飲酒

不恤軍務蓄渾及秦隴武士盛夏五六月於赤日之中食倉米飯且猶不足欲其勇戰安可得乎故有望敵散亡臨陣翻動萬全之地一朝而失南陽之軍曾旻何履光趙國珍各皆持節監軍等數人更相用事寧有是戰而能必勝哉臣與楊國忠爭終不見納陛下因此履巴山劒閣之險西幸蜀中避其蠆毒未足為耻也玄宗嘉之尋遷侍御史至成都八月制曰侍御史高適立節貞峻植躬高朗感激懷經濟之略紛綸贍文雅之才長策

遠圖可云大體讜言義色實謂忠臣宜迴糺逖之任俾
超諷諭之職可諫議大夫賜緋魚袋適負氣敢言權幸
憚之二年永王璘起兵於江東欲據揚州初上皇以諸
王分鎮適切諫不可及是永王叛肅宗聞其論諫有素
召而謀之適因陳江東利害永王必敗上奇其對以適
兼御史大夫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詔與江
東節度來瑱率本部兵平江淮之亂會于安州師將渡
而永王敗乃招季廣琛于歷陽兵罷李輔國惡適敢言

短於上前乃左授太子少詹事未幾蜀中亂出為蜀州刺史遷彭州劒南自玄宗還京後於綿益二州各置一節度百姓勞敝適因出西山三城置戍論之曰劒南雖名東西兩川其實一道自邛關黎雅界於南蠻也茂州而西經羌中至平戎數城界於吐蕃也臨邊小郡各舉軍戎並取給於劒南其運糧戍以全蜀之力兼山南佐之而猶不舉今梓遂果閬等八州分為東川節度歲月之計西川不可得而參也而嘉陵比為夷獠所陷今雖

小定瘡痍未平又一年已來耕織都廢而衣食之業皆
貿易於成都則其人不可得而役明矣今可稅賦者成
都彭蜀漢州又以四州殘敝當他十州之重役其於終
久不亦至艱又言利者穿鑿萬端皆取之百姓應差科
者自朝至暮案牘千重官吏相承懼於罪譴或責之於
鄰保或威之以杖罰督促不已逋逃益滋欲無流亡理
不可得比日關中米貴而衣冠士庶頗亦出城山南劒
南道路相望村坊市肆與蜀人雜居其升合斗儲皆求

於蜀人矣且田土疆界蓋亦有涯賦税差科乃無涯矣
為蜀人之計不亦難哉今所界吐蕃城堡而疲於蜀人
不過平戎以西數城矣邈在窮山之巔垂於險絶之末
運糧於東馬之路坐甲於無人之鄉以戎狄言之不足
以利戎狄以國家言之不足以廣土宇奈何以險阻彈
丸之地而困於全蜀太平之人哉恐非今日之急務也
國家若將已戍之地不可廢已鎮之兵不可收當宜即
停東川併力從事猶恐狼狽安可仰於成都彭漢蜀四

州哉慮乖聖朝洗盪關東掃清逆亂之意也儻蜀人復擾豈不貽陛下之憂昔公孫弘願罷西南夷臨海專事朔方賈捐之請棄珠崖以寧中土讜言政本匪一朝一夕臣愚望罷東川節度以一劒南西山不急之城稍以減削則事無窮頓庶免倒懸陛下若以微臣所陳有裨萬一下宰相廷議降公忠大臣定其損益與劒南節度終始處置疏奏不納後梓州副使段子璋反以兵攻東川節度使李奐適率州兵從西川節度使崔光遠攻子

璋斬之西川牙將花驚定者恃勇既誅子璋大掠東蜀天子怒光遠不能戢軍乃罷之以適代光遠為成都尹劒南西川節度使代宗即位吐蕃陷隴右漸逼京畿適練兵於蜀臨吐蕃南境以牽制之師出無功而松維等州尋為蕃兵所陷代宗以黄門侍郎嚴武代還用為刑部侍郎轉散騎常侍加銀青光禄大夫進封渤海縣侯食邑七百户永泰元年正月卒贈禮部尚書諡曰忠適喜言王霸大略務功名尚節義逢時多難以安危為已

任然言過其術為大臣所輕累為藩牧政存寛簡吏民便之有文集二十卷其與賀蘭進明書令疾救梁宋以親諸軍與許叔冀書綢繆繼好使釋他憾同援梁宋未過淮先與將校書使絕永王各求自白君子以為義而知變而有唐已來詩人之達者唯適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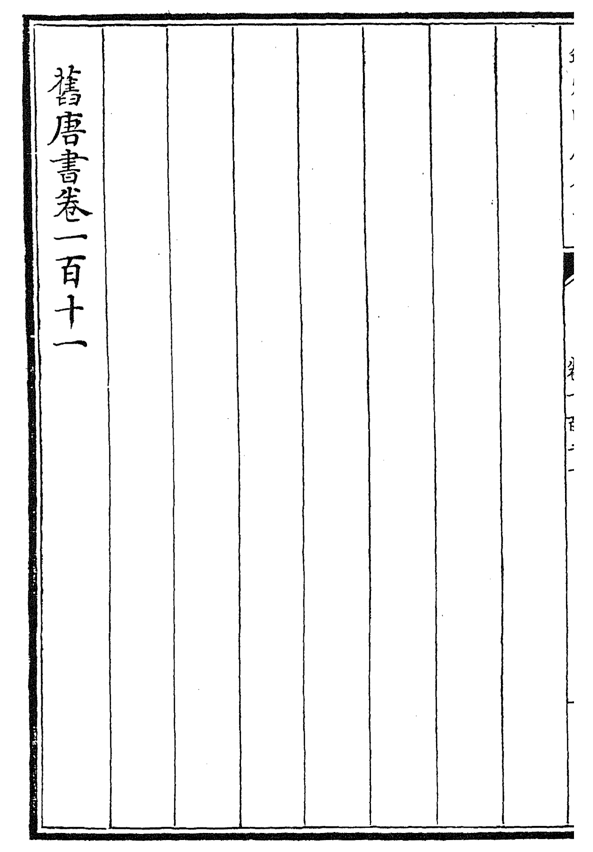
暢璀河東人也鄉舉進士天寶末安禄山奏為河北海運判官三遷大理評事副元帥郭子儀辟為從事至德初肅宗即位大收俊傑或薦璀召見恱之拜諌議大夫

累轉吏部侍郎廣徳二年十二月為散騎常侍河中尹兼御史大夫永泰元年復為左常侍與裴冕並集賢院待制大歷五年兼判太常卿遷户部尚書十年七月卒贈太子太師璀廓落有口才好談王霸之略居職責成屬吏齪齪無過而已

史臣曰禄山冦陷兩京儒生士子被脅從懐苟且者多矣去逆効順毀家為國者少焉如光遠勇決任氣會權變以立功房琯文學致身全節義以避冦阽危之時顛

沛之際有足稱者然光遠居重藩掌軍政瑄登相位奪將權聚浮薄之徒敗軍旅之事不知機而固位竟無德以自危孺復兇狂式之便佞獲令終者幸焉鎬直躬居位重德鎮時其為人也鮮矣適以詩人為戎帥險難之際名節不虧君子哉璀擢第居官守分無過又何咎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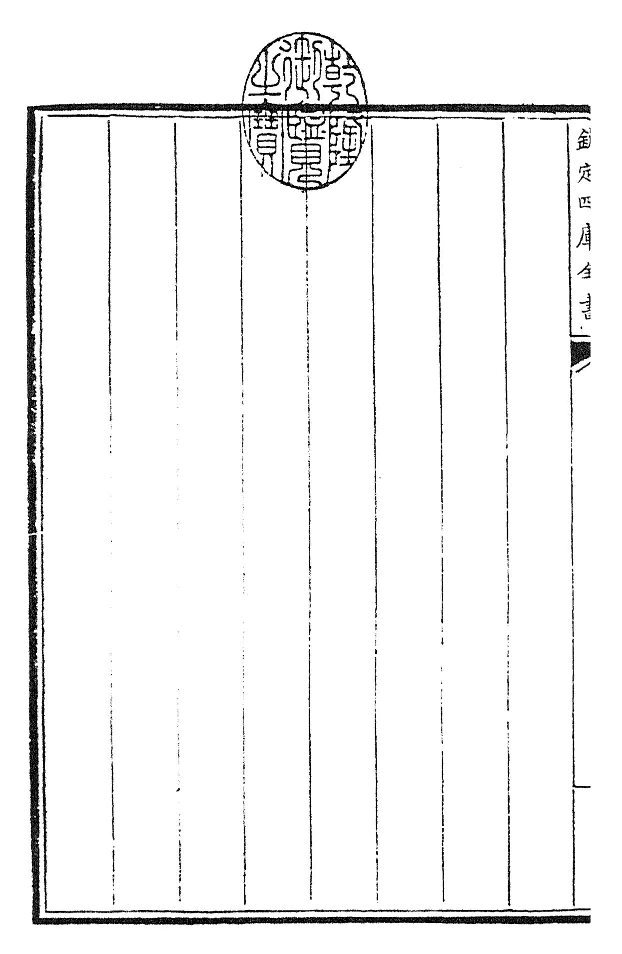
贊曰光遠房瑄有始有終張鎬國器適璀儒風



舊唐書卷一百十一

謹案卷一百十第三頁前一行詔御史崔衆主兵於河東刋本主訛交據新書李光弼傳改

第九頁前七行有一人援槍刺賊刋本人下衍將字今删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朱　攸

謄録監生臣魏綿曾